

美《前卫》周刊文章《动员起来支持智利!》

【本刊讯】美《前卫》周刊九月十九日一期(提前出版)在《观点》一栏内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动员起来支持智利!》,摘要如下:

上周篡夺智利政府权力并使阿连德总统致死的法西斯军事政变是经过长时期的酝酿的。

对智利人民犯下这一罪行的人们是穿着智利武装部队的军服的。但人人都知道,智利法西斯分子背后的势力是在华盛顿。

此刻智利的局势还远远不是明朗的。军方目前似乎占了上风。

现在是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这里的反帝力量,大规模地示威反对华盛顿这些罪犯的时候了,因为他们策划这次对智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明目张胆的侵犯的。

自从阿连德三年前当选以来,美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在智利的代理人,就一直阴谋策划和暗中活动以摧毁这一在走向独立和社会改革方面采取了重要步骤的政府。

虽然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府同有些人称之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府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是

一个反帝的政府,它比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政府更接近于代表了智利人民群众的愿望。它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以减轻智利的工农的痛苦。

同时,智利已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虽然这种情况就足以使得帝国主义者感到恐慌,但还有其他使他们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智利人民群众的日益提高的革命觉悟和战斗精神,正是

这种事态发展特别促使右派在过去几个月内对阿连德政府发动越来越多的攻击。

由于这个原因,法西斯分子清楚看出,他们必须在现在就采取行动。

在有组织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旨在削弱人民联盟政府的骚扰活动以后,政变是最后一击。

从智利的事件中有待于汲取一些重大教训。选举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使帝国主义面对某

些新的问题,但是也被人利用来散布关于可能通过“宪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某种幻想。

就现在而言,智利的劳动人民显然遭到了严重挫折,但是军事政变将不会使事情到此结束。

过去三年来智利工人的革命觉悟已经有所提高,新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

智利人民斗争在历史上的一章已经结束,但是另一章又开始了。

芬兰总统吉科宁说智利军事政变证明

真正的革命不能在议会民主范围内实现

【德新社赫尔辛基九月十四日电】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今天在这里说,智利军人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力量已竭尽全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真正的革命是不能在议会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的。

吉科宁对圣地亚哥事件作出头一次评论说,军人接管也将在智利以外引起反响。

“阿连德总统一九七〇年接受他的人民的委托,使智利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曾保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直到他悲惨地结束一生时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吉科宁说,“然而,他的那些惯于取得社会权力的敌手却不象他那样忠于宪法。”

他强调,近几天来的悲惨事件表明,进行符合宪法的改革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这位总统又说,智利军人政权和支持这一政权的力量已经竭尽全力证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说的这段话是正确的:“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那就荒谬绝伦了。”

海卡尔文章《考虑世界大事》

认为美苏目前对抗场所是欧洲和中东,而且对抗将大大加剧,美苏将各施压力,以把对方赶出中东和西欧

【本刊讯】埃及《金字塔报》九月十四日刊登该报主编海卡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考虑世界大事》,摘要如下:

在中国陆军每一个师的指挥部,都挂着一块板,上面写着毛泽东主席向红军发出的指示:保卫边疆,放眼世界……多想。

我认为毛泽东的话适用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应当把它清楚地记在心中,因为我们在为保卫我们祖国及我们的合法权利而拿起武器;由于我们在世界心脏的地位,所有国家都关心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事。

在思考世界大事时,我们发现今天世界最突出的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和解,对于我们来说,以为这种和解是由于冷战结束而造成的永恒情况,那是错误的。和解也要受冲突、动作和变化的基本法则所支配。

两个超级大国同意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因为核战争将是自取灭亡。它们同意把这些问题同世界其他问题割裂开来,以防止它们直接影响它们的双边关系。它们同意扩大它们之间的经济和科学统一与合作范围,因为这个范围越广,它们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它们对彼此诚意所得到的保证就更大。

但是和解并不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决定阴谋反对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将左右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或冻结世界一切冲突的两大国统治。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由

来已久的,和解只是改变了这种对抗的范围和方式。它们之间的对抗范围是能够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导弹及驻在世界所有海洋的海军舰队所代表的彼此的主要力量和彼此干涉世界敏感地区的潜力。

美国和苏联目前对抗的场所是欧洲和中东。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基辛格宣布一九七三年是欧洲年,中东问题是目前世界最潜在的爆炸性问题,同时说明他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将同中东危机有关方面就这个问题作出紧张的努力。

在我最近访问巴黎时,著名的欧洲战略家安德烈·博菲同意我的看法,即基辛格将专注于欧洲和中东。

法国外长若贝尔也持有这个看法。

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对抗将大大加剧。美国将对中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把苏联赶出这个地区。

中东对美国来说是十分吸引人的,原因很多。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与美国最复杂的危机,石油与货币危机有关的美国最大的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那里,情况仍然在按

照它自己的愿望进行,它肯定会尽它最大的力量来加强这种成功。

同时,在中东,还有一些同美国有联系的当地国家,这些国家并不是象南越之类的虚弱政权;它们是根基牢固的强大政权。此外,还有以色列及它对美国决策中心所起的影响。

苏联将在欧洲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把美国赶出西欧,苏联在设法使西欧中立化,因为欧洲,特别是德国,是一直威胁苏联的泉源,如果它终于能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取得对付中国的好处。

苏联一方面在加强它在欧洲的地位,并设法把美国赶出欧洲,另一方面,将尽量设法守住中东。

这是总的战略情况。也许我们还得调查细节,但是我们肯定得多思考。在欧洲,人们一直是在思考和注视着。

【德新社开罗九月十四日电】此间今天引用法国外长若贝尔的话说,欧洲现在处在危险中,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决定性的阶段。

【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今天引用了若贝尔的话。

【法新社洛美九月十四日电】《多哥新闻》社长,多哥人民联盟政治局委员皮利卡卜·约翰逊今天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议会里出政权》为题写了一篇关于智利圣地亚哥最近事件的长文。

(文章说,)“阿连德是为社会主义而死的。他想要的是一种通过‘民主途径’来实现的人性的社会主义。这一目的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悲剧。阿连德死的时候,也许还不知道拉丁美洲的命运充满了灾难。”

文章作者又写道:“阿连德死了,他和他的拥护者通过‘民主途径’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人没有懂得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鉴于选择的时间,人们难于不认为推翻阿连德是对阿尔及尔会议的回答。”

《多哥新闻》又写道:“谁都知道阿连德总统在智利圣地亚哥对外国垄断组织——庞大的势力——所进行的艰巨和激烈的搏斗。在阿连德所选择的范围里(……)西方民主的范围里(……)力量对比只能有利于拥有一切施加压力和行动手段的垄断组织。面对着强大的外国垄断企业及其买办,要搞西方民主,这实在可悲。”

《多哥新闻》社长说,“在第三世界,现在应该停止装作冒牌西方人了,什么分权制,议会,两党政治,这一切西方可以搞,我们却没有时间模仿这一套。在埃亚法马将军的领导下,我们懂得,在象我们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的国家中,权力是不可分享的。”

文章作者最后说:

“阿连德的死是一场真正的人类悲剧,因为他是真诚并且相信他的试验的,他真正相信他的人民的幸福是通过这一途径而实现的。”

若贝尔曾对他说:“欧洲将成为两个巨人之间新的危险的大竞赛场所”。

海卡尔引用若贝尔的话说:

“但是我们必须说,欧洲将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法国显然在这方面负有责任,她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即使她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干。”

“你们在中东也是这样。你们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你们能这样干吗?”

海卡尔说,亚洲和拉美的局势已经稳定,在亚洲,美国和俄国都关心于制止中国力量成长,而拉美则无疑是美国的一个领地。

他说,苏联今后将把它的精力集中于把美国赶出欧洲和使这个大陆“芬兰化”方面,因为这个大陆对俄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同样,“由于美国迄今在这个地区——美国在石油和钱方面有着最大的利益——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好处”,因此它在设法把俄国赶出中东。

海卡尔说,把欧洲“芬兰化”对苏联人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一直受到来自这个大陆,特别是德国的威胁,而它们从未受到来自这个地区以外的任何严重威胁”。

如果实行“芬兰化”,这也会保持苏联卫星国的现状,“而不是使西欧成为对东欧来说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他表示他自己相信由于和解,俄国不会在中东进行过多抵抗,美国在欧洲也不会如此。

《多哥新闻》社长撰文评智利军事政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议会里出政权》

外 国 通 讯 社 报 道

蓬皮杜在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法新社北京九月十四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说，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已证明“极为有益”，“个人接触将继续下去”。蓬皮杜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称他们“非常明智，非常现实，同时充满了对未来抱有的想法”。

在答复主要是中国和法国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蓬皮杜说，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首先应在政治方面进行，因为归根结蒂，政治是统帅一切的”。他又说，中国和法国计划增加双边贸易和经济接触。他指出，他也盼望

在公民之间特别是学生之间进行个人接触，第一批学生不久可望到达中国。他又说：“因为，中国和法国都将通过青年发展，这样，法中关系也将发展。”

在问到双边贸易的可能性时，蓬皮杜说，关于几个工程项目的会谈正在进行，他本人打算鼓励法国商人“更富有想象力，并抱着取得成功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参观长城的愿望亲自到中国来”。

他又说：“彩色电视在我看来是一个长远目标。但是，至于协和式飞机，它产生了若干问题，

但我远非悲观失望。”

蓬皮杜重申了他的论点：他的访问“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不是针对苏联或任何其它国家的。……法国希望同每一国友好，……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在欧洲奉行的和缓与和解的政策对法国和对西欧来说是最好的政策”。

他提醒记者们注意西德总理勃兰特的讲话：“和解加防务等于安全。”他说，法国“并不把和缓与和解政策跟国防政策分开，同时等待防务成为欧洲防务（这不是最近的将来的事）的那样一天的到来”。

蓬皮杜说，虽然欧洲看来在走向合作的道路上，亚洲却不同。仍然有小块战争地区，有强大的中国，有中国和苏联的漫长边界，附近的日本正以奇异的速度发展，还有美国，虽然它正在从某些地区撤退，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在那里”。

蓬皮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结束二十五分钟的答记者问时说，他已重申了早些时候向周发出的访法邀请。他还说，预定在星期四（九月二十七日）在巴黎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因为有人对我说，星期四对报界是一个好日子。”

【路透社北京九月十五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这里说，在中法关系的道路上仍有“障碍”，虽然有许多一致之点，包括必须建立独立的核武库这

一点。

这位法国领导人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话。他还重申他致力于欧洲和缓的思想——这个问题显然是中法有分歧的。

他没有具体说障碍是什么，但他说，法国和中国对于世界问题的反应的方式肯定会有分歧，这至少是因为他们的幅员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如果没有其它原因的话。

当总统回答关于他在这里的访问可能对苏联产生的后果的问题时，出现了同中国的一个分歧之点。

他问道，“为什么要有任何后果呢？”他又说，法国希望与全世界友好。“和缓与和解的政策对我们以及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政策”。

【德新社北京九月十四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在这里说，中国看来比法国报界更加信赖法国的欧洲政策。

这位总统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这一评论的。

他对记者们说，中国对于争取“欧洲同一性”的努力采取了一种积极态度，并且比法国某些报界成员更少怀疑法国的政策，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蓬皮杜对有关他是否同周讨论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问题避而不答，他还拒绝他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的主要问题。

美报文章《苏联的方针有软化迹象；持不同政见者突然发现压力消失》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十四日刊登保罗·沃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的方针有软化迹象；持不同政见者突然发现压力消失》，摘要如下：

最近几天有迹象表明苏联国内政策在软化，并且有理由认为，苏联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已战胜政治局内要求采取比他的方针还更强硬的方针的批评者。

已发生的事情当中包括：

——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西德的德意志电电台的广播。

——两天以前，莫斯科电台头一次把直言不讳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莫斯科对西方记者所说的批评苏联制度的某些内容告诉了它的听众。这一广播的总的调子远远没

有达到原先倾泻于萨哈罗夫身上的那种侮辱言辞。

——在一天以后，有关萨哈罗夫教授以及更加直言不讳的荣膺诺贝尔奖金的小说家索尔仁尼琴的广播停止了。

几乎肯定地也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九月七日苏联所有各主要报纸同时刊登的一篇引人注目的声明。这一声明的标题是《衷心感谢》，占了四栏篇幅，署名者正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它表达了勃列日涅夫对支持他的缓和政策的许多人的谢意。

无论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总统的圣克利门蒂会谈之后出现的那种显然较不强硬的方针看来是否已停止实行，勃列日涅夫式的缓和政策似乎已取胜了。

苏联某些政治家声称勃列日涅夫的美国之行导

【美联社东京九月十四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世界上大多数富国，发展中国家和穷国的部长们今天同意开始举行一轮重要的历时两年的贸易会谈。他们希望这个会谈将大大扩展世界贸易和提高生活水平。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结束了在此间举行的历时三天的会议，他们决定，多边贸易谈判将不迟于十一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

这个会谈除了首次着手解决非关税壁垒和农业问题以外，还将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以及对世界上二十五个最穷的国家给予特殊待遇。

会议通过的总宣言为“尼克松回合”谈判规定了基本原则，它解决了贸易和货币稳定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它达成了一项折衷办法，认为这两者都同样重要的是，应当作出努力来解决最近几年来使世界外汇发生混乱的问题。

虽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宣言第一次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但是某些人士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部长们采取行动以前一小时，尼日利亚贸易专员布里格斯代表非洲黑人穷国要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消除它是“富人俱乐部”这样的印象。他说，非洲人需要通过“具体的成果”确信这个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使穷国更多地参加国际贸易。

在会议正式结束以后，大平外相对记者说，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对于宣言大家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次会议为十一月份谈判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法新社说东京会议是贸易谈判良好开端但前途仍然危险

【法新社东京九月十四日电】在这里举行的三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无疑已使贸易会谈的尼克松回合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但是，谈判的前途仍然有危险。

不错，共同体已采取了总的谈判立场，但是实际的谈判指示仍需欧洲部长理事会予以批准。这些指示应当是什么，仍然是欧洲贸易专家之间发生分歧的一个问题。

其它危险也隐约出现，特别是可能发生的货币动乱。这里现在一致认为，外汇市场的有条不紊的情况对于寻求贸易协议是根本性的。

假定美国贸易法案获得通过，在货币方面也没有大的动荡，对关税和非关税问题的态度仍需解决。

以及同民族解放力量和自己独立而奋斗的年轻亚非国家发展关系……”

但是强硬路线派并不满足。紧接着第二天，政治局的老资格委员苏斯洛夫在向两千五百名党的官员讲话时，对于赞扬东西方缓和政策和勃列日涅夫的功劳，是有所保留的。在党内，苏斯洛夫的地位仅次于勃列日涅夫。

苏斯洛夫的方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绝对不可能有和平共处。他指明，警惕是“必要的”。在他讲话以后，涌现了一大批文章，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继续和尖锐化。

人们广泛地认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加紧镇压以及对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尖酸刻薄的攻击运动，要么是强硬路线派的一个胜利，要么是勃列日涅夫平息批评者的一个步骤。

幕后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严加保密的，但是不容怀疑的是：从九月七日以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已经变得较为怀柔了。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举行

会议通过了总宣言，并决定多边贸易谈判将不迟于十一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

挪威外交大臣

指责苏当局压制萨哈罗夫等人

总理说，他是在知道苏联领导人真正希望和缓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但是已发生一个问题，“它将不利于这种和缓政策”。

克赖斯基（他的政府保证奉行永久中立的政策）因为替萨哈罗夫辩护而在上周末受到苏联塔斯社的批评。

总理在今天的讲话中重申了他九月三日所发表的讲话。他在那篇讲话中说，苏联这位科学家是带头进行争取自由，宽容和平等的斗争的人们的一个象征。三天前，他吁请俄国以更克制的态度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

苏十二日起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

【美联社伦敦九月十三日电】英【卫报】今天说，苏联昨天停止干扰西方电台的广播，但是继续干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反共传播。

该报说，苏联的听众多年来头一次听到了短波广播，其中包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和新闻广播。

该报外交记者基特利说，有迹象表明，苏联人可能希望同西方政府作一笔交易，即通过让东欧国家的人们听到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和其它国家电台的广播，而使据说是私人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

和自由电台关闭。

【路透社伦敦九月十三日电】英国广播公司一位发言人今天说，苏联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俄语广播的干扰在五年来第一次全部停止了。

英国外交观察家指出，苏联的这个行动正是在三十五国的欧洲安全会议预定于下星期二（九月十八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第二阶段会议之前采取的。

在日内瓦的会谈中，西方国家将继续要求苏联集团在人员接触，情报，教育和文化方面进行更大的合作。

外报道电说

智利一些地区有武装抵抗活动

智政变当局正在全国进行大逮捕和屠杀

【法新社门多萨九月十四日电】据此间传播的来自智利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在智利建立了一些重要的抵抗中心，采取一切手段与掌权的军事委员会进行斗争。甚至在圣地亚哥都组织起了抵抗小组，然而同全国一样，是由已转入地下的左派政治领袖领导的。仍然不清楚这些反对者是否得到反对政变的军队和警察的某种支持。

在发生这些抵抗企图的同时，军人从星期三就开始进行了一些“清剿”行动，以图消灭在工厂、左派政党的总部、大学和居民大楼里的所有武装抵抗据点。

在首都和圣地亚哥省的主要城市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圣地亚哥的两个大运动场被征用来充做监狱。数百名（据说是六百名）大学师生被关在智利体育场里，主要是国立技术大学的，该大学遭到军队的长时间的轰炸。

军事委员会的一项公告宣布，自星期三起，“任何持枪反对军队行动的人都将就地枪决”。

据这里得到的部分消息说，在一些工厂的工人和“居民”（聚集在人民住宅区）为一方同军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工人们建起了街垒，这些天一直都能听见从居民区传来的剧烈爆炸声。

军政府正式宣布，有六百名工人在

战斗中手握武器投降了。据说，另外一些人转入地下并参加了左派党成员的组织，他们目前正力争组织长期抵抗。据说，这一抵抗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游击式的武装斗争或是回工厂搞破坏。

工厂至今尚处于瘫痪状态。

【安莎社圣地亚哥九月十四日电】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今天说，武装部队“完全控制了”局势。

但是，由于在首都的一些地方同武装抵抗的战士发生冲突，这里连部分恢复正常工作也不可能，尽管发表的声明与此相反。

当局不得不放弃昨夜宣布的商店、工厂和机关今天恢复正常活动的计划。圣地亚哥市中心完全被军队包围起来，不准进入该地区，该地区仍然有密集的枪声。

【法新社门多萨九月十四日电】据今晚这里收到的消息说，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前总统阿连德政府的两名部长可能已被枪决，还有三名已被捕。

前经济部长佩德罗·符斯科维奇可能已被军人在国家主要港口瓦尔帕莱索枪决。前财政部长米利亚斯也可能已被枪决。

另一方面还获悉，有三名部长，其中有农业部长和国防部长何塞·托亚，目前可能同大约一千名左派党的政治领导人一起被关在圣地亚哥军事学院。

社会党领导人卡尔门·马索和社会党总书记劳尔·阿尔塔米拉诺可能已死。但有的消息认为，阿尔塔米拉诺目前可能已受伤和被捕了。

消息还说，智利的军人镇压尚很激烈。在那里，枪决正在增加。

观察家们估计，最近几天在圣地亚哥的冲突中，大约有五千人死亡，但这数字是有保留的。关于受伤人数，很难估计。

【美联社圣地亚哥九月十四日电】智利军政府今天下令完全关闭二十六家杂志，说它们登的政治内容不符合军政府对智利实现“非政治化”的意图。

墨报道

阿连德夫人谈阿连德牺牲经过

【本刊讯】墨西哥【至上报】九月十四日发表该报驻圣地亚哥记者曼努埃尔·梅希多同阿连德总统的夫人奥顿西亚·布西的会见记，摘要如下：

记者问：阿连德总统安葬在哪里？

奥顿西亚·布西说：在比尼亚德尔马。总统被法西斯政变出卖和废黜了。安葬他是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丈夫是星期一晚饭时。后来我睡觉去了，星期二七点四十分，电话铃声把我叫醒。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打来的。他对我说：“我在拉莫内达宫。形势严重了：海军已叛乱。我将留在这儿。你就留在托马斯莫罗吧。”

布西还说：实际他不让我离开家里。我担心地听广播。我听到他最后一次对智利人民的讲话，并录了音，我将把它公布于世。十二点，拉莫内达宫内的电话没有人接。后来我接通电话，是安全部或警察局的人回答了我。都不是他的侍从或秘书。

她说：我认为萨尔瓦多是在十四点到十六点之间死的。

她说：第二天，有人用电话通知我萨尔瓦多在军事医院里，受伤了，我就到医院去了。虽然我出

示了证件，士兵们仍不让我进去。后来，我同一位将军谈话，我听他说：“当时我知道他已死了。”

她说：后来，他们用吉普车把我带到智利空军第七中队的机场，他们对我说要领到那儿去。在机场上，他们对我说，萨尔瓦多的尸体在一架空军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您想想我见到了什么。在中间放着棺材，用军毯覆盖着。陪着我是侍从武官罗伯托·桑切斯和爱德华多·格罗维。我们飞往比尼亚德尔马。飞机在金特罗斯空军基地降落。然后抬下了萨尔瓦多。我要求看看他，摸摸他，但是他们不允许。他们说棺材已封死了。我们乘两辆小汽车到了货车上。我们到了圣伊内斯公墓。人们惊奇地看着我们。他们不清楚

埋葬谁。

她说：在公墓，我又坚持要看我的丈夫。他们不允许。他们再次告诉我，棺材已经封好了。因此，我高声对陪同我的军官说：“萨尔瓦多·阿连德不能这样秘密地被埋掉。我希望你们至少要知道你们正在埋葬的这个人的名字。”我说：“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这里安息，你们连他的家属都不许伴着他。”

她说：经过多次交涉，我被允许回家（在比尼亚德尔马）。一进门，我看见极不愉快的惊人景象：地毯被掀起了，家具被搬走了。

奥顿西亚·布西对记者说：我感谢墨西哥要我去避难。我不离开智利。我感谢你们，但是我不离开我的祖国。

拉丁社报道阿连德殉职情况

【拉丁社圣地亚哥九月十四日电】同官方就阿连德总统在拉莫内达宫自杀的说法相反的本首都提供消息的人士今天在这里说，阿连德总统头带警察钢盔，手持一架机枪战斗而死。

今天上午，根据提供消息的不同人士获悉，阿

连德是星期二在拉莫内达宫的斗争中死去的，他是被机枪击中头部而死的。就是这些人士指出，阿连德头带一个从拉莫内达宫的储藏室内取出的钢盔，手持一架机枪。

有些说法指出，阿连德总统头中十三颗子弹而死。

秘 鲁 《 快 报 》 文 章

《我们已经进入了针灸时代》

【本刊讯】秘鲁《快报》七月十六日刊登阿·费尔南德斯·阿尔塞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针灸时代》，摘要如下：

悠久的中国针灸在世界医学科学中所引起的一场革命，已经敲到了秘鲁医学的大门。

本月十日，一位不久前曾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医院里学习了针刺麻醉技术的华裔青年医生惊人地第一次为一位秘鲁病人作了此种类型的手术。这次手术在拉丁美洲也是第一次。

爱德华多·扬·莫塔是第一位用针刺为病人麻醉的秘鲁针灸家，他是在秘中文化协会于去年五月组织的一次访问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十八名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北京的医院和医学单位里，他开始观察针刺麻醉的优越性和增加他对于这种有千年历史的技术的知识，今天，中国的医生使这千年的技术重新复活和得到显著的发展。

他访问了一些中国城市，观察和研究了通过针刺的麻醉止痛的效果，及这种方法为各种病人提

供的便利，因为它避免了通常药物麻醉的化学成分所造成的紊乱，排除了心脏和呼吸的衰竭的危险和支气管和肺部的后遗症及充血。在此之后，他就在利马象中国医生刚开始时那样，开始在自己的身体上实验，一直到他的努力获得成功。

这样，就为秘鲁医学科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中国，这个新的时

代正在达到从来未曾想到的水平，原因是简单的，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在致力于利用它的一切资源来自力更生地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因此，在工业中，把最先进的技术结合于基本的劳动。在医药学科学方面也是同样，把西方的医药同传统的中药结合使用，在这之中，针灸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毛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英卫生部和医学研究会将合作研究针刺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七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扎针》，摘要如下：

卫生部官员在医学研究会合作下不久将开始计划对针刺进行科学调查。

因此，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针刺，在英国实践了十年之后，正在开始受到官方注意。这对一直在寻求官方承认他们的职业，估计有三百人的英国针刺师中的许多人说来是个有希望的消息。

推动官方医学界发生兴趣的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针刺疗法在西方世界

迅猛发展。

这些发展包括意大利的一例剖腹产手术，那位母亲是施用针刺麻醉；吸毒瘾的人经治疗后消除了症状；以及中国医生为了使亚拉巴马州长沃利斯能够行走而对他进行的治疗。即使如此，直至现在英国医学界的态度仍是中立的，或许夹杂有怀疑。去年访问过中国的英国医生们，亲眼看到完全清醒，显然很满意的病人在针刺帮助下进行复杂的脑部和肺部手术。对此他们印象很深，但显然有所保留。其中一位访问者，伦

敦的麻醉师萨尔顿上月在《世界医学》上甚至进一步表示了看法。他写道：“我的看法是，针刺麻醉是向人灌输针刺可以解除疼痛的思想以及加上某种催眠术的混合物。”

在英国，针刺师一心一意地在树立他们是严肃而负责的治病者的地位。英国的最大的专业组织是有大约一百名成员的针刺协会和有七十名学员的伦敦训练学校。

这些组织一致认为，针刺在西方世界日益增长的势头必然导致最终承认它的价值。

美医学访华代表团一团员谈针刺

【合众国际社西雅图八月二十日电】据最近结束了对大陆中国三周访问的美国医学小组的一位成员说，中国人在外科手术中只是有限地使用针刺止痛。

约翰·丁·博尼卡今天说，中国医院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外科手术中大约有百分之五至二十是使用这种细长的针来止痛的。

华盛顿大学麻醉系主任博尼卡说，“针刺并不象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样广泛使用”。

博尼卡和十一名其他美国医学家作为去那个国家的第一个美国官方医学代表团，从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六日访问了七个中国城市。

他说，他对十八所医院的参观表明在外科手术中使用针刺止痛有三大缺点：

——大约有百分之十不能及时止痛。

——它不能松弛胸部以下要进行外科手术

的腹部肌肉。

——如果医生在手术时太粗糙，病人将开始感到疼痛。

博尼卡说，在他所看到的二十八位正在做外科手术的病人中，十五个人使用针刺止痛。他说，根据医学上已得到证明的测量技术，这十五人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显然感到某种程度疼痛。

博尼卡说，尽管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针刺作为麻醉方法确实是“有了希望”的。

他说：“我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一位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颈部切开了，还说她一点都不痛。”

博尼卡埋怨说，尽管使用了几个世纪，但是中国人还没有积累任何“过硬的科学证据”，以证实它治疗各种疾病的价值。

他说，“我们对他们在这方面的收获印象不深”。

博尼卡说，对美国医学界说来，下一步是要派一个小组去中国考察怎样挑选接受针刺的病人和用什么技术在外科手术中止痛。

这位医生说，在过去二十年内中国医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说，那里没有性病，吸毒和酗酒问题，有一些传染病几乎已被消灭。

外报道电说

智利一些地区有武装抵抗活动

智政变当局正在全国进行大逮捕和屠杀

【法新社门多萨九月十四日电】据此间传播的来自智利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在智利建立了一些重要的抵抗中心，采取一切手段与掌权的军事委员会进行斗争。甚至在圣地亚哥都组织起了抵抗小组，然而同全国一样，是由已转入地下的左派政治领袖领导的。仍然不清楚这些反对者是否得到反对政变的军队和警察的某种支持。

在发生这些抵抗企图的同时，军人从星期三就开始进行了一些“清剿”行动，以图消灭在工厂、左派政党的总部、大学和居民大楼里的所有武装抵抗据点。

在首都和圣地亚哥省的主要城市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圣地亚哥的两个大运动场被征用来充做监狱。数百名（据说是六百名）大学师生被关在智利体育场里，主要是国立技术大学的，该大学遭到军队的长时间的轰炸。

军事委员会的一项公告宣布，自星期三起，“任何持枪反对军队行动的人都将就地枪决”。

据这里得到的部分消息说，在一些工厂的工人和“居民”（聚集在人民住宅区）为一方同军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工人们建起了街垒，这些天一直都能听见从居民区传来的剧烈爆炸声。

军政府正式宣布，有六百名工人在

战斗中手握武器投降了。据说，另外一些人转入地下并参加了左派党成员的组织，他们目前正力争组织长期抵抗。据说，这一抵抗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游击式的武装斗争或是回工厂搞破坏。

工厂至今尚处于瘫痪状态。

【安莎社圣地亚哥九月十四日电】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今天说，武装部队“完全控制了”局势。

但是，由于在首都的一些地方同武装抵抗的战士发生冲突，这里连部分恢复正常工作也不可能，尽管发表的声明与此相反。

当局不得不放弃昨夜宣布的商店、工厂和机关今天恢复正常活动的计划。圣地亚哥市中心完全被军队包围起来，不准进入该地区，该地区仍然有密集的枪声。

【法新社门多萨九月十四日电】据今晚这里收到的消息说，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前总统阿连德政府的两名部长可能已被枪决，还有三名已被捕。

前经济部长佩德罗·符斯科维奇可能已被军人在国家主要港口瓦尔帕莱索枪决。前财政部长米利亚斯也可能已被枪决。

另一方面还获悉，有三名部长，其中有农业部长和国防部长何塞·托亚，目前可能同大约一千名左派党的政治领导人一起被关在圣地亚哥军事学院。

社会党领导人卡尔门·马索和社会党总书记劳尔·阿尔塔米拉诺可能已死。但有的消息认为，阿尔塔米拉诺目前可能已受伤和被捕了。

消息还说，智利的军人镇压尚很激烈。在那里，枪决正在增加。

观察家们估计，最近几天在圣地亚哥的冲突中，大约有五千人死亡，但这数字是有保留的。关于受伤人数，很难估计。

【美联社圣地亚哥九月十四日电】智利军政府今天下令完全关闭二十六家杂志，说它们登的政治内容不符合军政府对智利实现“非政治化”的意图。

墨报道

阿连德夫人谈阿连德牺牲经过

【本刊讯】墨西哥【至上报】九月十四日发表该报驻圣地亚哥记者曼努埃尔·梅希多同阿连德总统的夫人奥顿西亚·布西的会见记，摘要如下：

记者问：阿连德总统安葬在哪里？

奥顿西亚·布西说：在比尼亚德尔马。总统被法西斯政变出卖和废黜了。安葬他是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丈夫是星期一晚饭时。后来我睡觉去了，星期二七点四十分，电话铃声把我叫醒。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打来的。他对我说：“我在拉莫内达宫。形势严重了：海军已叛乱。我将留在这儿。你就留在托马斯莫罗吧。”

布西还说：实际他不让我离开家里。我担心地听广播。我听到他最后一次对智利人民的讲话，并录了音，我将把它公布于世。十二点，拉莫内达宫内的电话没有人接。后来我接通电话，是安全部或警察局的人回答了我。都不是他的侍从或秘书。

她说：我认为萨尔瓦多是在十四点到十六点之间死的。

她说：第二天，有人用电话通知我萨尔瓦多在军事医院里，受伤了，我就到医院去了。虽然我出

示了证件，士兵们仍不让我进去。后来，我同一位将军谈话，我听他说：“当时我知道他已死了。”

她说：后来，他们用吉普车把我带到智利空军第七中队的机场，他们对我说要领到那儿去。在机场上，他们对我说，萨尔瓦多的尸体在一架空军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您想想我见到了什么。在中间放着棺材，用军毯覆盖着。陪着我是侍从武官罗伯托·桑切斯和爱德华多·格罗维。我们飞往比尼亚德尔马。飞机在金特罗斯空军基地降落。然后抬下了萨尔瓦多。我要求看看他，摸摸他，但是他们不允许。他们说棺材已封死了。我们乘两辆小汽车到了货车上。我们到了圣伊内斯公墓。人们惊奇地看着我们。他们不清楚

埋葬谁。

她说：在公墓，我又坚持要看我的丈夫。他们不允许。他们再次告诉我，棺材已经封好了。因此，我高声对陪同我的军官说：“萨尔瓦多·阿连德不能这样秘密地被埋掉。我希望你们至少要知道你们正在埋葬的这个人的名字。”我说：“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这里安息，你们连他的家属都不许伴着他。”

她说：经过多次交涉，我被允许回家（在比尼亚德尔马）。一进门，我看见极不愉快的惊人景象：地毯被掀起了，家具被搬走了。

奥顿西亚·布西对记者说：我感谢墨西哥要我去避难。我不离开智利。我感谢你们，但是我不离开我的祖国。

拉丁社报道阿连德殉职情况

【拉丁社圣地亚哥九月十四日电】同官方就阿连德总统在拉莫内达宫自杀的说法相反的本首都提供消息的人士今天在这里说，阿连德总统头带警察钢盔，手持一架机枪战斗而死。

今天上午，根据提供消息的不同人士获悉，阿

连德是星期二在拉莫内达宫的斗争中死去的，他是被机枪击中头部而死的。就是这些人士指出，阿连德头带一个从拉莫内达宫的储藏室内取出的钢盔，手持一架机枪。

有些说法指出，阿连德总统头中十三颗子弹而死。

秘 鲁 《 快 报 》 文 章

《我们已经进入了针灸时代》

【本刊讯】秘鲁《快报》七月十六日刊登阿·费尔南德斯·阿尔塞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针灸时代》，摘要如下：

悠久的中国针灸在世界医学科学中所引起的一场革命，已经敲到了秘鲁医学的大门。

本月十日，一位不久前曾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医院里学习了针刺麻醉技术的华裔青年医生惊人地第一次为一位秘鲁病人作了此种类型的手术。这次手术在拉丁美洲也是第一次。

爱德华多·扬·莫塔是第一位用针刺为病人麻醉的秘鲁针灸家，他是在秘中文化协会于去年五月组织的一次访问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十八名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北京的医院和医学单位里，他开始观察针刺麻醉的优越性和增加他对于这种有千年历史的技术的知识，今天，中国的医生使这千年的技术重新复活和得到显著的发展。

他访问了一些中国城市，观察和研究了通过针刺的麻醉止痛的效果，及这种方法为各种病人们提

供的便利，因为它避免了通常药物麻醉的化学成分所造成的紊乱，排除了心脏和呼吸的衰竭的危险和支气管和肺部的后遗症及充血。在此之后，他就在利马象中国医生刚开始时那样，开始在自己的身体上实验，一直到他的努力获得成功。

这样，就为秘鲁医学科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中国，这个新的时

代正在达到从来未曾想到的水平，原因是简单的，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在致力于利用它的一切资源来自力更生地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因此，在工业中，把最先进的技术结合于基本的劳动。在医药学科学方面也是同样，把西方的医药同传统的中药结合使用，在这之中，针灸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毛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迅猛发展。

这些发展包括意大利的一例剖腹产手术，那位母亲是施用针刺麻醉；吸毒瘾的人经治疗后消除了症状；以及中国医生为了使亚拉巴马州长沃利斯能够行走而对他进行的治疗。即使如此，直至现在英国医学界的态度仍是中立的，或许夹杂有怀疑。去年访问过中国的英国医生们，亲眼看到完全清醒，显然很满意的病人在针刺帮助下进行复杂的脑部和肺部手术。对此他们印象很深，但显然有所保留。其中一位访问者，伦

在秘鲁同样也有祖传的草药治病的传统。尽管最有资格的科学界人士在研究和利用秘鲁自己的草和植物的医疗功效，但是，愿意用草药治病的医生是很少的。

在中国，结合着西方的最先进技术使用自然资源 and 传统方法，正在创造着真正的奇迹。

通过使用中国的传统技术，扬·莫塔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其它步还要迈下去，在几步中，应当逐渐重视利用我们自己的医学传统，以便坚定地在最有利的经济条件下来扩大在我国人民的各个阶层中的医疗活动范围。

英卫生部和医学研究会将合作研究针刺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七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扎针》，摘要如下：

卫生部官员在医学研究会合作下不久将开始计划对针刺进行科学调查。

因此，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针刺，在英国实践了十年之后，正在开始受到官方注意。这对一直在寻求官方承认他们的职业，估计有三百人的英国针刺师中的许多人说来是个有希望的消息。

推动官方医学界发生兴趣的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针刺疗法在西方世界

迅猛发展。

这些发展包括意大利的一例剖腹产手术，那位母亲是施用针刺麻醉；吸毒瘾的人经治疗后消除了症状；以及中国医生为了使亚拉巴马州长沃利斯能够行走而对他进行的治疗。即使如此，直至现在英国医学界的态度仍是中立的，或许夹杂有怀疑。去年访问过中国的英国医生们，亲眼看到完全清醒，显然很满意的病人在针刺帮助下进行复杂的脑部和肺部手术。对此他们印象很深，但显然有所保留。其中一位访问者，伦

敦的麻醉师萨尔顿上月在《世界医学》上甚至进一步表示了看法。他写道：“我的看法是，针刺麻醉是向人灌输针刺可以解除疼痛的思想以及加上某种催眠术的混合物。”

在英国，针刺师一心一意地在树立他们是严肃而负责的治病者的地位。英国的最大的专业组织是有大约一百名成员的针刺协会和有七十名学员的伦敦训练学校。

这些组织一致认为，针刺在西方世界日益增长的势头必然导致最终承认它的价值。

【合众国际社西雅图八月二十日电】据最近结束了对大陆中国三周访问的美国医学小组的一位成员说，中国人在外科手术中只是有限地使用针刺止痛。

约翰·丁·博尼卡今天说，中国医院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外科手术中大约有百分之五至二十是使用这种细长的针来止痛的。

华盛顿大学麻醉系主任博尼卡说，“针刺并不象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样广泛使用”。

博尼卡和十一名其他美国医学家作为去那个国家的第一个美国官方医学代表团，从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六日访问了七个中国城市。

他说，他对十八所医院的参观表明在外科手术中使用针刺止痛有三大缺点：

——大约有百分之十不能及时止痛。

——它不能松弛胸部以下要进行外科手术

美医学访华代表团一团员谈针刺

的腹部肌肉。

——如果医生在手术时太粗糙，病人将开始感到疼痛。

博尼卡说，在他所看到的二十八位正在做外科手术的病人中，十五个人使用针刺止痛。他说，根据医学上已得到证明的测量技术，这十五人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显然感到某种程度疼痛。

博尼卡说，尽管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针刺作为麻醉方法确实是“有了希望”的。

他说：“我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一位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颈部切开了，还说她一点都不痛。”

博尼卡埋怨说，尽管使用了几个世纪，但是中国人还没有积累任何“过硬的科学证据”，以证实它治疗各种疾病的价值。

他说，“我们对他们在这方面的收获印象不深”。

博尼卡说，对美国医学界说来，下一步是要派一个小组去中国考察怎样挑选接受针刺的病人和用什么技术在外科手术中止痛。

这位医生说，在过去二十年内中国医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说，那里没有性病，吸毒和酗酒问题，有一些传染病几乎已被消灭。